



新经典书系

玄鹿

【韩】韩江
著

金莲顺
译

Black Deer

从窗玻璃碎片、滚落的箱包和衣物、
掀翻的椅子的中间，传出了惨叫声，
但根本分辨不出声音是谁的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经·典·书·系|

玄 鹿

[韩]韩 江 著

金莲顺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鹿 / (韩) 韩江著; 金莲顺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7

(新经典书系)

ISBN 978-7-5534-1926-8

I. ①玄… II. ①韩…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313号

© 1998 by Han Ka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and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New York through Qiantaiy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7-2012-3899

The WOR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Xuanlu

玄 鹿

【出版策划】孙 昶

【作者】(韩) 韩 江

【项目统筹】张岩峰

【译者】金莲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刘晓敏

【内文设计】长春创意广告图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良源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1926-8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晨梦·····	001
裸身女子·····	018
一条老狗·····	035
疤痕·····	059
他的妹妹·····	073
废矿的冬天·····	103
玄鹿·····	135
暗夜国道·····	157
白色踝骨·····	178
黑暗的土地·····	196
天国候车室·····	209
风筝飘落的山谷·····	216
沉默之光·····	248
药草开花的时节·····	259
她不再回还·····	284
暗江对岸·····	301

晨 梦

那东西在黑色的煎锅上蜷曲着身躯。那既不能叫兽也不能叫禽的东西，是一个在黏糊糊的蛋清样的液体里粗具雏形的肉块儿。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占据着我脑海的晨梦残像犹如温温的血一般，哗的一下倾泻到了我的脸上。

梦境中的时刻大概是日落后一顿饭的工夫。暗青的天空和大海之间几乎没有界线，它们相互渗透。我望着无边无际的水面和水天相接处的深蓝之光前行。

我脚下的路位于海湾的一侧。路的两边是长长的齐肩高的水泥防波堤。海风阵阵吹来，执着而又温柔地摩挲着防波堤的坚固外壳。我深深地吸了口带着咸味的海风，肺部顿时胀痛欲裂。我望着海湾的对面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点缀着海岸的十多处渔火，在黑黝黝的海面上披散开了橘黄色的长发。

波涛并不汹涌，看样子这里应该不是东海。此处的水面泛着涟漪，很像是多有海岛分布的海南或康津（海南、康津均为韩国全罗南道的郡名）等地的海域，但此处并没有岛屿分布，所以这里怎么看都像是我第一次来的地方。海水蓝汪汪的，越往深处颜色也越暗，往下仔细看，似乎还泛着诡异的白光。西方淡红色的残霞犹如轻纱萦绕，仿佛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已消失，只剩下了绚丽的色彩。

我继续向着空中那悄然远去的蓝光奔去。那蓝光究竟要去哪里呢？

波涛卷起白色的泡沫，小心地涌向防波堤的顶部。来此夜钓的一群中年男人从防波堤上面甩下了浮标。夜钓灯的黄色灯光像萤火虫一般闪烁着。此时，一群人背朝大海三三五五地走了过来。由于光线暗和距离远，他们给我的印象仅是身材高挑，但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我瞥到他们的面孔，他们充其量只有十五岁上下。少年们肩搭着肩，背朝大海，低声吟唱着古老的歌谣走了过来。“月亮出来我就走，我的爱人，我要去那落尽树叶的空荡荡山林。”

我的泪水汹涌而出，同时我的脸开始变得干瘪，就像陈年的橘皮那般，而我的气管和肺部也开始扭曲，就像烤脆的廉价饼干一般。不仅是眼睛，我全身的皮肉，都汨汨地向外涌着水。四肢变得黏糊糊的，逐渐融化在防波堤的水泥地面上。

我终于萎缩得大小如同野鼠，胸口也皱得像锡纸似的，但我依旧在抽泣。路和防波堤的相接处有一条浅浅的沟，我的眼泪早已聚成了水流并顺沟流出。曾经是我的躯体的一部分的骨肉向远处汹涌而去。

“你疯了？”我想大声呼喊，“马上给我停住！”但是嗓子眼儿的内侧已经粘连在了一起，我连呼吸都无法做到了。我拼命磨咬着早已磨出凹槽的臼齿，上下的牙齿马上碎掉了，就像碎瓷片儿一样，我嘴唇和下巴也粘连到了一起。

就在这时，一只巨手拈起了我的肉体。巨手有条不紊地撕扯着我为了反抗而蜷曲到一起的身体。那双手把肉撕得稀烂，还挑出白色的脊椎和肋骨，动作是那么的娴熟从容。对于眼、耳、鼻俱已化掉的我来说，能看清巨手主人的面孔真有些不可思议。

那是仪仙。仪仙一丝不挂地靠着防波堤坐着。仪仙过来找我的去年

春天，我给她洗了澡，当时发现她几乎是体无完肤。由于她浑身都是大大小小的淤青、深浅不一的划痕以及红红的痂子，我无法用沐浴液，只能把喷头的水流调小，给她淋淋温水。可这会儿，她赤裸的身体如冰一样透明而光滑。她羞涩地含着肩，双腿微张着往前伸去，那模样就像是淡彩裸体画中不谙事理的少女。

“你在干吗？快住手。”尽管想冲着仪仙大吼，但我的嘴和嗓子眼都已不复存在了。

仪仙的目光越过防波堤，茫然地投向大海，她像白痴一般咧着嘴，门牙轻轻地咬着。她将白白的胳膊伸得直直的，不停地撕扯着我的肉体，看起来就像是在搓饭团。

“这是我的身体，快住手啊！”

我竭尽全力地呐喊着。黏稠的水流翻滚着涌向防波堤的尾部，涌入黑夜大海中泛起的白色泡沫。伴随着泪水的流动，仪仙赤身裸体地向远方蹦跳而去。

我感到非常憋屈，可又喊不出声。最后，我奋力地扭动了一下黏糊糊的身躯，声音终于冲破了喉咙。就在我喊出“这是我的身体”的瞬间，我竟然发出了一声如动物低吼的短促呻吟。这时，我醒了过来。

我发现自己确实流了不少的泪水。我试着睁开眼睛，眼皮却叠成好几层。也不知怎么折腾的，被子紧紧地缠在了腰间。挨着铁制的椅子腿儿的右小腿也在隐隐发酸。

我拨开被子从床上起来，推开胶合板门，穿着睡衣走了出去。在客厅兼厨房的房间里拧开水龙头，用双手接满凉水撩到脸上。然后任由水从脸上滴落，拿着煎锅坐到煤气炉上。接着又从冰箱里拿出生鸡蛋，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我是明润。”他的声音听起来不是得了重感冒就是喝酒喝了个通

宵。大概是喝了酒吧。

明润有个习惯，在说话之前总要犹豫那么一会儿。即使话已经开了头儿，那种犹豫也会继续，就像马上要口吃了，可实际上他会费劲地把话说下去，竟然一次都不会口吃。不过，只要他一喝醉，那习惯就没了。“我是明润。”听到他没有了自己特有的焦躁，仁英知道那十有八九是直到这一刻他依旧有醉意。

“仁英学姐，看来我今天要晚一些了。”明润干咳了两三声，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解释，“本打算今早提前两小时去车站买票，但是睡了个懒觉。没能守信用，实在对不起。在开车五分钟之前，也就是九点五十五分之前，我们一定得到检票口。”他说得很流畅，就像说话前自己先练了数遍。说完他就暂时沉默了。那沉默的要旨就是还得由我早点去车站买票。明润从城市边缘的出租房那儿出来，得先乘坐短途公交车再换乘地铁才能到达车站；而我只需要乘坐地铁就能直达清凉里车站，满打满算三十分钟肯定能到。

“今天是星期六啊，学姐，你说会有票吗？”我抬头看了看挂钟。刚刚八点零五分。就是这个明润在三天前信誓旦旦，保证自己会提前把票买好。不然，我会在与我们报社隔一条街的旅行社里预订的。

“好吧。”我答应道。我不想出行的第一个早晨就和旅伴吵嘴。“九点五十五，清凉里站检票口，这回一定要守约。”我盯着墙上的挂钟放下了电话。

开往荒谷市的列车一天只有三趟，其中最早的是上午十点。要是错过那趟的话，就得等到下午两点。万一十点的坐票卖完了，整个行程就会被打乱。那样的话就不得不考虑买无座票站四个半小时了。

多大个事儿，无座票也不坏嘛。这么一想，心里倒轻松了一些。凭着自己越需要抓紧的时候反而越能磨蹭的习惯，我慢吞吞地打开房门，

回到了煤气炉前。在倒上食用油的黑色煎锅里，蛋黄块蜷曲着静静地躺在那里。虽然还没形成喙和翅，但头、颈和躯体的轮廓已清晰可见。

我曾经听说过这种半孵化的毛蛋对人体有益，以至于有人特意找这种鸡蛋吃，同理，人流手术后的胎儿和胎盘也在私底下被交易。好像说是胎盘可以当药吃，胎儿可以用作化妆品的原料什么的。

我拿起煎锅进了卫生间。蛋黄块儿被吸进坐便器那又黑又窄的下水口里。想必那个肉块儿会漂浮在下水管道里泛着泡沫的污水上并慢慢腐烂吧。为了甩掉由此而联想到的刚才做的那个晨梦，我皱紧了眉头。

“该死的。”偏偏在要出远门的这天，做了平时轻易不做的梦，而且又是那么奇怪的梦，这让我心情很坏。即便是个好梦，梦醒后我也总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并且对自己青春期以后一直是无梦深睡的睡眠状况很是满意。

我伸出没有拿煎锅的另一只手打开了窗户。二月阴冷潮湿的风扑打着我浮肿的眼皮。城市灰暗的天空被又黑又细的电线划出了无数的道道，看那天色，似乎会在今天倾泻下最后一场雪或是第一场雨。

太愚蠢了。一开始把买票的事儿交给明润就是个错误。不，只听明润的片面之词，而制订了这次旅行计划本身就是个愚蠢之举。尤其是明润竟然坚信靠这短短几天的旅行，一定会找到仪仙的。

“那孩子在荒谷市耶。”那天下午明润的语气是那么的肯定，以至于令我产生了前一天晚上仪仙跟他联系过的错觉。

明润坐到我们报社对面的咖啡馆的时候，对于我的简单发问，比如“吃过午饭了吗”“想喝点什么”之类的，没有马上回答，他沉着脸，一直在犹豫。虽说犹豫是明润的习惯，但这天的犹豫有所不同。实际上，他是为了跟我说某件重要的事儿而犹豫的。

平素里明润总是摆出一副笑脸，眼角现着细纹，对所有的问话都力图回答得更风趣一些。可那天，他表情严肃，就像是卸妆后登台的戏剧演员一般让人感到别扭。明润一边舒展开皱成深深的“川”字的眉头，一边说起了他的旅行计划。

“我以前听仪仙说过，她在十四岁那年……在荒谷坐上末班火车……头一次来到了首尔。她说当时荒谷车站外正下着雪。她说她父亲是个矿工。她还说过她上的是名字跟煤矿名字差不多的中学，叫什么咸德、咸东、咸进……反正就是这类名字。她说自己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家乡。”明润的语速逐渐加快。“就算她没有回到那儿，只要能找到她父亲或哥哥，哪怕是远房亲戚也行，最不济只要能见到她家的邻居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线索的。”

我适时地打断了明润的话。“她只说是在荒谷坐的火车，并没有说荒谷就是她的故乡啊。在江原道一带，又不是只有荒谷这一个矿区，而且你确实听说过她是从荒谷的中学毕业的吗？”

“可是不管怎样，”明润认真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能去的地方不是只有荒谷吗？我们一定得去，哪怕是现在就动身。”

“明润啊。”我再次打断明润又要加快速度的激动的话语。“你真以为可以用那种方法找到那孩子吗？”

“连去都没去，怎么能这么说呢？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就一直这么待着？”明润忽然抖动着喉结喊了起来，“你是叫我放手不管，只等她回来？在我们说话的工夫，都不知她会发生什么事。”咖啡馆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都把目光投向了这边。

“即便学姐不去，我也会自己去的！”真让人啼笑皆非，明润的眼里竟然闪烁着泪光。由于过于激动，他的鼻翼也呼扇呼扇的。

“是啊，这就对了，”我盯着咖啡桌边缘人们刻下的深深的刀痕回

答道，“不过我不去，你自己去吧。”在一个一头短发、稚气未脱的服务员往我的空杯里添玉米茶的工夫，明润暂时沉默下来。

“不行。”明润稍后流出来的声音里，已然没了兴奋。他那双怒气消退的眼睛，因为刚才的泪水而充血发红了。我拿起了水杯。看杯子里冒着热气，我以为杯子应该是热的，但出乎意料的是杯子只是温的。

“学姐得一起去哦。就算是找到了……”明润低下了头，就像是在想下文。“……我也没有独自把她领回来的自信。”

水杯上刻有树叶花纹，杯底沉淀着玉米淀粉。我小心喝下一口后往对面望了过去，明润正在抖动着肩膀抽泣。作为男人，明润有些肩窄头小。他那低得能看得见旋儿的头正在不住地晃动着。

“那是愚蠢之举。”我没安慰他不要哭，反倒生硬地甩出一句。“你不也明白吗？那么做是愚蠢的。”

我到底还是让明润就那么回去了。可晚上他又打来了电话，声音听上去已经平静下来了。也不知他为什么会如何确信，他认为我跟他一起去已是既定事实。

“费心费力的事儿都由我来办，学姐您跟着我帮我一下就行了。”

我是报社职员，实在无法像明润那样可以说走就走。编辑例会几天前已经开过了。为了这个月的人物故事的栏目，我要采访一位牧师，他在居昌（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郡名）经营着一个集体农场，专门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刑满释放人员。

幸运的是，我还没有和牧师直接通话联系，所以先把这事搁置下来，而另外找了个住在荒谷附近的人物，一个在舍北（韩国江原道旌善郡的一个邑名）煤矿住宅区的残壁上画壁画的颇有名气的民间画家。当我向部长提议时，部长却因为该画家在七个月前曾投过稿而且在我就职前已登过他的专访而面露难色。

择其次而求之，我找到了一个名叫张钟旭的陌生摄影作家。他曾出版过一本名为《黑土地的人们》的薄薄的摄影集，全部是他的个人经历。部长再次予以否定。他的意思是虽然叫“人物故事”，但也不能是太无名的人物。部长态度坚决，以他每次拒绝某事时惯用的恭敬语气说道：“我们无从考证他曾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吧？号称是摄影家的人，现在岂止一两个哟？”

恰在这时，我从江原道籍的同事那儿获得了荒谷市市立公园的地块上正在建造煤矿博物馆的信息。如果以一个一辈子拍摄煤矿照片的无名摄影家亲临煤矿博物馆建设现场为主线，再辅以矿工们因为博物馆将展现自己的过去而骄傲的状况，这不也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吗？在我的力辩下，部长才带着一副不情愿的表情同意了。

老掉牙的故事没有必要，啰里啰唆的描述也不行，现在没人为那个买账了。部长再三叮嘱说，要把焦点放在煤矿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或摄影家的进取精神上，要表现出一个因为旅游业而焕发出新活力的城市的面貌，而不能展现出一个随着煤炭业这一夕阳产业的衰落而日渐式微的城市。还有，雪景可不行。花开的四月份的刊物上怎么能登雪景呢？白雪皑皑的矿区看上去有可能挺美，但绝对要避开雪。

每月中旬我们就要出版下个月的杂志，所以二月份采访的内容会登在四月的杂志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要事先拜托采访对象准备好与将要到来的季节相适应的衣服。然而实际上，由于周围人们的衣服及自然风光都会一起出现在画面上，所以要恰到好处地迎合读者的季节感是件困难的事情。

部长之所以担心复担心，其实还是因为不满意煤矿这一题材。正如他所言，这个题材现在已没人买账了。原本主要刊登人类战胜疾病、自强不息之类的故事的杂志，逐渐演变为以刊登名人身边的故事为主的杂

志，这也正是因为考虑到读者口味的变化。

我跟报社打了招呼，说已定好下周一和周二采访，并在周六提交了计划书。我打算周六到周日上午进行采访，然后周日下午到周二尽可能打听仪仙的下落。

“荒谷那个小城市能有多大呀？那就完全可以了。”当我往明润家里打电话告诉他日程时，他在话筒里回答得十分轻松。

“听你这话，好像你去过多少次似的哦。”

明润没理会我的话，犹犹豫豫地说了下去：“我想只要找到居民登记的副本或抄本就可以知道原籍的地址……为了打听到那个，昨天我拿着仪仙租住屋的地址去找那个洞的办事处，可没找到她的名字哦。看来她是没有进行迁入申报就住进去了。其实，如果有原籍的地址，根本没必要花两天时间，一天就足够了，是吧？”

仪仙上班的制药公司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报社办公室的楼下，她直到去年春天都还在那里。挂上电话后，我下楼去查看了有关她的资料。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所保管的只有一张仪仙自制的履历表而已。那上面并没有明润说过的咸什么中学。原籍和现住址填写得一模一样。内容栏里也只有通过了某届初中和某届高中鉴定考试的两行字。令人奇怪的是，用墨水笔书写的关于通过鉴定考试的字体，和用圆珠笔书写的姓名及地址等字体并不一致。

“没有身份证或户籍材料吗？通过鉴定考试的证书呢？”

给我出示履历表的总务科科长说：“仪仙只是以小时工身份签约的，所以只收了履历表。”

“那儿不是填了身份证号码了吗？如果需要，到洞办事处查询一下不就行了吗？您知道的，现在电脑都联网了，不管在韩国哪个洞的办事

处，只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五分钟之内就都能查到哟。”个子矮小、脑门半秃的科长扶了扶眼镜框，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怎么，林仪仙又出什么问题了吗？”我避开他闪烁着好奇的视线摇了摇头。

“没有。”我回报了他一个寻常的微笑。

“没什么。谢谢您的关照。”

那天中午我去了报社附近的洞办事处。要开具某人的居民登记资料或户籍证明的话，如果不是其家属，就必须要有他的委托书，还要带身份证和印章。这些我一件都没有。我谎称是在找不得已分别的好朋友，偶然间发现了她的身份证号码，所以过来查居民登记资料，然后十分诚恳地拜托他们帮忙。开始一口回绝我的女职员，后来说了句“那你跟谁都不能说哟”，好不容易才答应了我。

“身份证号码不对哦。”女职员敲了敲电脑键盘，用下巴示意我看看自己填写的查询申请表说道。

“什么，号码不对？”

“跟名字不符。这里出来的可是郑英珠哦，出生于忠清北道清州市，对吗？”据我所知，仪仙跟清州没什么渊源，但我还是要求先给我提供材料。女职员歪了一下脑袋按下了打印键。

居民登记副本上的女子不是仪仙。户籍上写错名字的情况偶尔也是有的，但连姓都写错绝不可能。也许这个叫郑英珠的女子婚结得早，那个年纪已经有了丈夫及两个儿子，在清州就搬了五次家。

我向女职员问道：“好像号码错了，能用名字来查找地址吗？”

“光用名字不行。必须得有正确的身份证号码。”女职员有些难为情地笑道。

“真不行吗？即使出来多个人也无所谓哦。”

“不行，那样真的不行。电脑系统就不能那样查。还有啊，这只是我的看法啊，”只听她接着说了下去，“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我想伪造身份证号码的人能写本名吗？”随后她带着职业性的微笑，但以强硬的语气结了尾。“对不起。除了这些我们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这可怎么好？”

我空手走出了洞办事处。事情一开始就这么复杂。还剩一个方法，就是到教育厅去查鉴定考试合格者名单。那名册原则上是不许普通民众翻阅的，但我不懈地恳请对方，甚至动用了记者身份，终于拿到了厚厚的名册。在以点阵方式密密麻麻地打印出来的数十页的名册上，姓名是按照韩文字母的顺序排列着的。我用手指划动着慢慢往下查。

“林石宪，林顺怡，林承万，林信贞。”我翻过了一页。“林柔真，林恩姬。”再下面就是“林仁淑”了。没有仪仙的名字。在初中和高中课程合格者的名单里都没有。

那天坐地铁回家的时候，正好是下班高峰期。我夹在前挤后推的人群里紧咬着牙关。我感觉到有人把手放在我的下身处，我转过身，把手提包移到了那儿。那手消失了。我扫视了一遍周围的人，但没有看到色狼的嘴脸。我要下车的站就要到了。可任我怎么使劲也拨不开挤在车门前的人群。

“借光，借光啊，您下车吗？您下车吗？”我拼命挤开人群，好不容易才弹出了车门。我把吊在手腕上的手提包搭到肩膀上，整理了一下衣服之后向出口走去。死死地压迫着身体的人群的热气瞬间消失，感觉站台的空气很凉爽。我深吸着凉凉的空气，尽量慢一些上阶梯。

好久未曾感觉到的疲劳，沉重地压在了我的肩上。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寻找仪仙的事情以后仍会是一件令人如此疲倦的事情。在站内的一个空电话亭里，我给明润打了电话。

那天晚上，赶到我家门前咖啡馆的明润道：“鉴定考试？仪仙可是提过这事儿呀……她分明跟我说过中学的名字耶。”

明润皱起了眉头，似乎要整理一下思绪。“要是那样的话，大概就是辍学后来到了首尔的。”他说在鉴定考试合格者名单里没有名字，有可能是因为户籍上登记的是其他名字。至于履历表上字体的不一致，他又强辩说那很可能是公司里的某个人在接过去填写时产生的情况。只有对于身份证号码，他也有了疑问。

“那个是有点奇怪哦。”他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揪着嘴上起的白膜。沉思了一会儿之后，明润指着履历表复印件上户主一栏里填写的“林荣锡”说：“只有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我们就去碰碰运气嘛。”明润说这话时语气坚决，一点也不像他。可说过之后，他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样子。

他接着以自己特有的犹犹豫豫的语气，配以有些夸张的快活神态说道：“情况肯定会和我们在这一里想的完全不同的。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线索的。为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所谓的预感吗？我的预感很好哟。我脑子里很确定，只要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一定会空手而归的。”

我打断了明润的话：“我不相信那些。”

他没有回答，只是露出了微笑，那意思像是在说“那就再相信我一次吧”。但是我实在怀疑明润的预感。我可从来不相信奇迹啦、好的预感啦之类的东西。只凭着“林荣锡”这么个再平常不过的名字，还有明润记忆中的叫咸什么的煤矿、名字跟它差不多的中学这几条破信息，要找出某个人可能吗？

另外，任何地方都没有仪仙去了荒谷的证据。在我和明润找遍荒谷的当儿，仪仙有可能在首尔边缘的某个街路上徘徊呢。何况荒谷已经不再是昔日那座繁华的煤城了，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因政府的废矿措施而

离开了那里。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一点：即便那里过去曾留下过仪仙的痕迹，但现在也有可能已经消失了。可是，明润对我表达的这些忧虑充耳不闻。

我把前一天夜里准备好的行囊和相机包放到玄关，穿好大衣，连毛围巾都围到脖子上了，然后一条腿蜷着坐在了卫生间的地面上。

卫生间的空气很凉，我能清楚地看见自己呼出的气体。这都要归咎于这座楼房本身建得就很粗糙，而且已经十分破旧，加上窗框和玻璃间有缝隙，外面的风可以肆意地刮进来。

在这座四层楼的建筑里，算上房东家，共住着七户。宽敞通透的三楼住着房东夫妇和他们上高中的一双儿女；半地下那层是房东经营的假发厂；剩下的一层、二层、四层都被设计出了两到三户的单独住宅。

其中我住的是最顶层四楼最右端的那套房子。里面有大小适中的一间卧室、一间卫生间，甚至还带着可以兼做厨房的客厅，尽管那里很狭窄。这是我这几年租住过的房子中空间最大的了。但这房子有个缺陷，那就是棚顶和墙壁很薄，因而冬冷夏热且不隔音。可话说回来，假若没有这个缺陷的话，恐怕也就不会轮到我来住了。五年前我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女房东告诉我说这里以前住的主要是新婚夫妇。

“我总是看人出租的哟。”嘴唇涂得特红的五十上下的女房东冲着做中介的男人耸了耸肩，嘴角挂着得意的微笑，像是在说“是吧”。要是抛开女房东只要你音乐稍开大一点就马上拨打电话的挑剔性格的话，这里对那些新人来讲应该算是个温馨的安乐窝了，尽管有些简陋。

我拂去眼前的女房东的微笑——那门牙中间总是粘着朱红色口红的别扭的微笑，在剩下的照片的一角点上了火。

覆膜照片的正面已经开始化掉，黑色的线条缓慢向中央翻卷而去。